

徐圓：詩詞一百首

周退客年
百五歲書



徐圓圓 著



上海
人民
文學
藝術
出版
社

徐圓：詩詞一百首

周退客年
百五歲



徐圓圓 著



上海辭書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徐圓圓詩詞一百首 / 徐圓圓著. —上海: 上海辭
書出版社, 2019

ISBN 978-7-5326-5289-1

I . ①徐… II . ①徐… III . ①詩集—中國—當代
IV . ① I227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19) 第 027981 號

徐圓圓詩詞一百首

徐圓圓 著

責任編輯 霍麗麗

助理編輯 劉濤

出版發行

上海世紀出版集團

上海辭書出版社 (www.cishu.com.cn)

上海市陝西北路四五七號

(郵編: 200004)

上海豪傑印刷有限公司

七八七×一〇九二毫米 十六開

十

二〇一九年三月第一版

二〇一九年三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6-5289-1 / I · 435

壹佰貳拾捌圓

本書如有質量問題, 請與承印廠聯繫。T: 021-65353205

策劃 王東

封面題字 周退密

校對 林子序

徐兵

裝幀設計 蔡偉平

序一

徐圓圓，無錫人，當今著名女詩書畫家。圓圓幼承家學，接受過聲律啓蒙，雖聰慧靈悟，猶自刻苦磨礪，數十年詩書兼修，故得藝舟雙楫功成。

圓圓平素沉穩好學，崇尚靜養清修，從不炒作以虛名詡人。書界常見其小篆妍雅，功力精到，不落塵俗，以爲其專擅小篆，待觀行草，見其筆勢夭矯，渥然晉唐底蘊，特別是帶有章草韻味的小行草，最得清健乃爾。又覺得以篆楷入門練就中鋒發力，容易墨無旁瀋，故興致佳時旁涉行草，自然也骨格稜稜，生氣滿紙。

即使如此，亦未必善解圓圓。待讀其詩作，又覺得賦陳描狀的徑情直遂，詩不猶人，比較符合其坦率開朗的情性。大約因爲『陶冶物情，體會光景，必

貴乎自得』（見宋魏慶之《詩人玉屑》）的緣故，其書法的篆行草雖然簡淡得如此瀟灑，却頗多吟情詩趣，方知俱是借助詩學底蘊而來，難怪經常承領滬上周退密詩書老前輩嘉許其詩書雙美，一時傳為佳話。

或謂圓圓詩名為書名所掩，其實倒也未必。觀賞書畫者評其書畫，誦讀詩詞者言其詩詞，各有所賞，當各有所見。如果持其一端又偏辭可采的話，或者正好說明所賞所見俱為特色，評論並存理應無礙。其詩，多由日常生活中陶冶而出，意從境生，易見筆情墨趣，例如『筆底溪聲碎，路微花影多』（《麗江古鎮》），『書柬何時發？燈花昨夜生』（《壬子仲夏憶友》），『但識壁間諸墨妙，自甘泉味在高坡』（《戊子秋次酬友人》），『明日春風吹又綠，更聞處處豆花香』（《甲辰初冬知青感懷》），『綉裳花蝶隨風起，荷葉羅裙趁碧潮』（《太倉水港船娘》）等，設色聲情皆耳目可感，讀之景真如畫，彌覺親切。

舜典曰『詩言志，歌詠言，聲依咏，律和聲』。詩豈易言哉！作詩，出門

的第一功夫即生活醞釀和才能醞釀。如此陶鑄年久，筆前始能出脫美聲美意。傳統詩詞的學習、繼承和創作，無論在起步或成熟的任何一個階段，缺乏生活醞釀或才能醞釀，都不可能獲得比較理想完美的知行效果。南朝梁文藝理論家劉勰《文心雕龍》說『觀千劍而後識器，操千曲而後曉聲』，其中『觀千劍』是欣賞實踐，『操千曲』是創作實踐，祇有歷經多年反復的實踐，而後才有『識器曉聲』的真正成功。

圓圓作詩不尚苟得，總以真情真景蔚然美意。詩之興會發於性情，有『真』則情景感人。真情蘊育於德品高標的靈心，真景發現於生活醞釀的眼光，而真情真景文學表現的手到擒來，應該依仗才能醞釀適時的最佳發揮。所以，讀者不解作詩之苦，因為沒有『操千曲』的創作實踐，情猶可原；如果不解『詩宜樸不宜巧』和『詩宜淡不宜濃』（見清袁枚《隨園詩話》），因為缺乏『觀千劍』的欣賞實踐，則讀者也難勝任矣。宋姜白石《白石詩說》曰『多看自知，多作自好』，究其實，對讀寫雙方而言，都是一個有無足夠生活醞釀

真有醞釀的自信是不必借勢的。圓圓《辛卯次和退密老浣溪沙詞》的「淡飯粗茶甘素食，朱砂濃墨寄禪心」，皆用「倒坐」詩法，即言「素食甘願於淡飯粗茶，禪心寄托於朱砂濃墨」。就這樣，從容點到為止，文化老人周退密先生淡泊頤養天年的如如情態，淹華而出，毫不費力。摘其佳句如「路長人去遠，酒淡別情濃」（《夏日即事》），「爲惜流光容易換，忍聽幽鳥也長啼」（《清明》），「歌似銀鈴人似玉，鬢邊猶插二嬌花」（《雲南采風》），「筆意縱橫思舊雨，滿庭月色上窗紗」（《答友人》）等，皆緣情體物，天然工巧不見刻意雕琢之痕，足知其詩心淳樸，取景即情，閑不過「雲淡風輕」之趣。

近年圓圓常語筆者，「因循消日，不覺老之將至，時有病苦，出門漸少，自知人疲筆懶，何論佳作」，然而從寄來的詩作看，絕句律詩尚多有明代周履靖《騷壇秘語》所謂「窗中覽景，立處雖窄，眼界自寬」者，例如「咫尺天涯

成小別，何妨相去路漫漫』（《偶得》），『琴韻書聲新第宅，墨香茶味舊時杯』（《次和退密老》），『七十三年如過隙，滄桑閱盡看歸船』（《松江遠眺》）等，善摹情狀，亦小題目趣不淺。

初夏聞圓圓哀輶多年詩詞百餘首，紛迭如硯窗書案之春花秋葉，遂有整次付梓乞教友好之想。承蒙圓圓看重，惠寄部分詩稿，近日燈前翻檢，不啻先睹爲快，記下些許感想，又援其詩句『詩成添韻味，心靜自生涼』爲題，應允草得此序。筆者不敢自命真知圓圓詩者，然亦不勝揣陋，一並就正於大家。

丁酉荷月林岫於紫竹齋

文字之妙，貴乎自然流露，弦誦千古名句，莫不如此。宋嚴丹丘《滄浪詩話》云：『詩者，吟咏情性也。』爾乃情懷所及，性靈相綰，詩人必有感遇，指顧之間，凝神逸思，佳什在茲矣。上海文史研究館徐圓圓先生，爲梁溪世家、吳門才女、滬上名流，稱當代書壇巨擘，平日殊無意於詩，然吐納非凡，聲文雅正，若鴻迹隱失，豈惟文苑闕略，於來彥亦徒增悵惋耳！

先生幼承庭訓，尊人徐穆如先生，執業缶廬、觚廬兩吳先生門下，工書善畫，又深通金石、攝影及岐黃，聲名東溢扶桑；尊慈鄒萍倩女士，人目以閨閣詩家，博涉好文，常與章夫人湯國梨酬唱。由是，家風所披、世澤所浸，先生邁越同儕，自不待言。當其就學美專，小荷初露，而時代洪瀾驟至，碧玉年華，飄萍

江鄉，廿載韶光，磨礪淬煉，雖轉歷坎坷而才藝不廢。至今，尚有松陵故老憶及，夏夜溽熱，先生一襲長袖，挽褲置雙足於髡中，以避蚊蟲。豆燈微明，或讀書或習字，身居僻巷，安之若素，聞者皆以爲古賢事迹。及逆境更新，先生如久蟄絲縷之蛺蝶，一旦蛻化，已翩然晴空矣。

前賢論詩，有才人、學人、詩人之析。然舊學商量，又何必拘泥？詩藝者，述心聲也。宋張戒《歲寒堂詩話》所謂：『言志乃詩人之本意，咏物特詩人之餘事。』若無才，且何以言志；無學，則何以咏物；無詩人之稟賦，更何以寄幽思於韵律耶？先生之才學，海內共仰，於文字學一隅，貢獻尤多。清乾嘉以來，樸學流播，漸稱顯著。凡先秦文字、兩漢碑碣、魏晉石刻，無不爲學者珍視，整理國故之風，考據金石之學，披靡都鄙。遽爾，善篆書者，名家泛濫。王虛舟之凝練、鄧石如之持重、楊沂孫之簡潔、莫友芝之樸茂、吳大澂之莊嚴、徐三庚之綺麗、吳昌碩之霸悍，一時高岸卓立，蔚爲大觀。厥後，繼起者惜多未創格，不免有『曾經滄海』之感。洎一九九零年，《漢語大字典》刊行，復見先生所書小篆

標準，功在當代，範示後昆。斯役告竣之時，學者徐無聞先生，欣喜無極。譽先生爲『吾宗之秀』。先生書法，諸體兼善，巍然海宇，而篆書尤有天分，筆力厚重古樸，結字匀停飄逸。比來，晚香愈濃，神采愈佳，書體取舍在大篆小篆之間；揮毫用筆，回環有圓融通達之妙，氣勢撼動，風韻含蓄，大有『從心所欲不逾矩』之境界，與濠叟、憲齋同列，無多讓也。

至於詩學，先生本寢饋日久、見解良深，自言『長教詩句誦三唐』，此『宗唐』之謂也。衆所周知，元明以還，詩學唐宋之爭，代有訟奪。蓋以文學史而論，李唐一代，實爲詩之時代，如明謝榛《四溟詩話》慨嘆：『千變萬化，至盛唐極矣。』故唐人之詩，發揚天性，自具時風。今人啓元白先生有言，『唐人之詩是嚷出來者』，可謂篤論。讀先生詩，唐音處處，古意濃濃。如『心意穿天地，青春何道歸』，寫黃山道中所見，瀟灑出塵，豪氣衝霄，絕似李青蓮；又『洱海蒼山開勝境，登舟一望鏡中春』，記雲南大理游蹤，開合自任，虛實相

生，妙契杜少陵；又『坐看雲徐起，春來柳獨知』，爲冬日遣懷淺唱，低緩沉着，饒有禪意，近於王摩詰；又『嫣紅篝火連星野，香散綺羅舞欲酣』，狀內蒙原上即景，華贍穠麗，香馥溫醇，有同韓致堯……捧讀先生大集，佳句采擷，豈止盈握？而先生之於唐人，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，錦質高華，足以昭示後學。今典雅凌夷，學詩者若略傍前修，專效一家，直可卓然成名，如先生涉獵之廣，焉能寂寂於吟壇乎？天涯知音，引望久矣！

唐司空表聖《二十四詩品》，標『自然』一格，寓之『俯拾即是，不取諸鄰』，近人王觀堂《人間詞話》亦有『不隔』之說。兩者雖語境相異，大旨抑或相類。嘗見先生作書，一筆肇始，一篇訖竟，俱在腕指間，心手相暢，此即自然之意態也。先生作詩，一如揮毫，事不同而境界略同。往昔，先生嘗行旅古南詔，有白族麗人以歌舞迎迓，先生即席口占一絕：『步來春草連天碧，窄袖筒裙淺絳紗。歌似銀鈴人似玉，鬢邊猶插二嬌花。』聊聊二十八字，神情縈繞，詩意彌滿。未刻畫美姝之嬌容，而美姝自立於眼前；未細述曼舞輕歌之場面，而歡娛

中，清新自然，絕無跳宕，必歸入上乘無疑。二零零七年，欣逢香港回歸十周年，盛世榮慶，先生喜賦情懷：『香雲十載度晴空，港裏人家歲自豐。回蕩祥和新氣象，歸來燕子話春風。』妙將『香港回歸』四字，適於句首，不着痕跡，不事雕琢，信手拈來，雍容大氣。前人作詩，限於命題，往往應制失真，而先生此詩與古人相質，脫化超然，本心猶存，情真意切，可謂『不隔』之援例。

明譚元春《東坡詩選序》云：『有東坡之文而不得不見於詩者，勢也。』殆有先生法書翰墨，亦不得不見於詩者，亦勢也。蓋書家之不得已，筆硯之外，乃聚詞藻、抒襟懷、寄神思。先生接納名輩，往來高賢，向爲郭紹虞、顧起潛、周退密諸前輩所推挹。邇來詩格益工，氣象益廣，七律整飭、五律蒼渾、七言明麗、五言古淡，偶填長調、小令，亦秀朗無俗，各達其意，似春風回暖，寒芽萌綠，並入佳境矣！先生爲人，高風謙退，無意炫博，作詩亦然，如饒宗頤先生論詩之語：『具才力而不逞才力，擅翰藻而不侈翰藻。』

先生是編所輯之篇目，汰選經年，方哀聚成帙。將付梨棗之際，忽賜函命序於耑，余淺學無知，何敢輕議？然脉脉鄉誼、殷殷期望，焉能拂逆？遂不揣固陋，謬附妄言。

戊戌秋，汝悅來拜撰於吳江博物館

全國書代會上奉和林岫書友（乙丑春）

群英笑語聚文臺，筆走龍蛇紙上開。
應是夜闌歡未盡，夢魂猶繞墨香來。

羣芳笑語聚文臺
筆走龍蛇紙上開
應是夜闌蠶未盡
笛魂猶繞墨香來

乙丑善全國書代会上幸和林岫書友

